

黄岩文史资料

黄岩市
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

第十六期

政协浙江省黄岩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1110

黄岩文史资料

第十六期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浙江省黄岩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九四年四月

政协黄岩市第九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名单

主 任：朱友堂（副主席兼）

顾 问：尤伯翔

文史办主任：蔡官申

委 员：吴 雁 夏 矛 符艺楠

EA78/41

本会地址：浙江省黄岩市府大厦内

邮政编码：317400 电话：（05862）425475

前 言

本期选编文史资料二十余篇，略可分为事件、人物两组。

“乌岩”沉于水库底已三十余年，而乌岩的历史与风物，仍不独长留乌岩人的记忆中。《追忆乌岩街》一文，富史料价值，很可一读。《从西南联大到北大见闻》，为作者身经目击的资料。其中叙述四烈士惨案的始末，更为当年震动全国的大事。

又《黄岩土地清丈》一篇中，所有董事及各区主办人员全数照录，似嫌累赘。因当年县级以下的乡镇机构尚未建立，虽有闾、里等组织，徒具虚名。文中所列姓名，多数为当时当地的实权人物，至今仍多参考价值。

本刊自1984年创刊以来，转瞬十载。计出版十六期，外加附刊及选辑共约160万字。第十二期之末，曾汇抄目录，兹续前附载，以便查检。

本刊人力不足，征集、选编，定多不当。敬盼各方指正，并祈源源赐稿！

编 者

1994年4月

目 录

追忆乌岩街·····	卢笑鸿 (1)
从西南联大到北大见闻·····	张友仁 (22)
黄岩土地清丈史料提要·····	伯翔辑 (42)
樊川书院考·····	赵康龄 (51)
黄岩牛场与牛市·····	陈顺利 (58)
下乡插队记事·····	王森伟 (70)
黄岩柑桔场发展史·····	梁东明 (80)
黄岩第一次打盐厠·····	陈顺利 (85)
本市中山林纪念碑·····	汤锦兰、马志芳 (87)
解放前的黄岩报纸·····	尤伯翔 (90)

二

林蔚在侍从室·····	翔节录 (94)
卢英逊先生生平·····	俞约法、蒋昌明 (98)
程烈辅回忆录·····	陈休整理 (102)
徐用在黄岩·····	应一心 (124)
忆争取朱焯起义·····	徐 琮 (129)
张文昭回忆大庆·····	翔节录 (133)
毛士耕监理钱江大桥·····	伯翔辑 (138)
我的回忆·····	黄履中 (140)

回忆抗战时期的黄中老师们·····	张奇镇 (145)
游子来鸿·····	王日新 (156)
梁忠发自传·····	郑钦南整理 (161)
林启人先生记事诗·····	···伯翔辑 (170)
陈叔亮诗词选录·····	葛增生 (173)

三

委羽山题诗补正·····	(177)
第十二期以后各期目录·····	(178)
附 告·····	(184)

追 忆 乌 岩 街

卢笑鸿

我的故乡乌岩街，在黄岩县城西四十五里，是原乌岩区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人口四千余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一千余年。1958年在东二里处的林湖和长潭之间，建成拦水大坝，成为蓄水五亿余立方米的大型水库，通水渠于临海、黄岩、温岭三县沿海广大平原，和旧有的河道结成水网，使百余万亩水稻田保产丰收。自此，以原乌岩街为中心，北自杨岙，南及小坑，西至屿头近二十里平垟，光荣沉于水，为社会主义建设，献尽其一切。

（一）沿革和地名由来

清同治六年（1867）、始设县丞衙门，分理县政防务。民国以后设区公署，可审理民事诉讼。有专用兵营“下宅哨”、常驻兵员数十名，北伐后改设警察派出所。1931年全县划为七个区，乌岩为第七区，辖：乌岩、柔极、秀川、秀南、秀西、宁溪、岭上、岭下、黄岩溪等九乡。1949年解放后，设乌岩区人民政府。1952年后分为乌岩、宁溪两区。建成水库后，撤销乌岩区，屿头乡划入宁溪区，小坑、上垟两乡划入头陀区，另在大坝脚下的山下村新建长潭乡。

乌岩镇的范围，除本街而外，所属的村庄，东有下余，南有长斜、下庄，西有里垟、短垟、长垟、楼岙，西北有虞岙、斜岙及殿前下一带。1947年撤镇改乡以后，北面扩大到北岸上下段、杨岙及山沿、杨恩一带原属于潮济乡的地方。

乌岩地名的由来有二说，一是紧靠着的西山（即蜈蚣山北段）有黑色悬崖，雄踞山腰俯视全街。一是传说在十字街口地下水圳中有黑色大石一块，交好运者见之为红色，较为离奇，终也未听见有人见到此事。据开发乌岩的始迁祖卢肆的墓碑上刻有“乌山始祖卢公之墓”来看，在一千余年前的五代末期，始称为“乌山”，是以山石为名，应以第一种说法为宜。墓碑在王家附近的唐岭。

（二）地理、形势、交通

乌岩地处括苍山东麓。括苍山脉主峰在仙、临、黄交界处的米筛浪，海拔1382公尺。括苍山西起缙云，逶迤东行180余里，在脉将尽处，散成无数条指状伸张。千万年的雨汛山洪，切出了无数条沟壑山坑，汇集成四条大溪流：南有秀川，出小坑北行；西有黄岩溪，经宁溪东走；西北有柔极港，自白石、屿头东南流；北有杨溪，由瑞岩，杨岙注入林湖。四大溪在乌岩东二里处汇合后，出长潭山口，曲折七、八里，于潮济入澄江出海。长潭山口险峻狭小，雨汛山洪挟带来大量泥沙，到此处骤然滞缓，污积成北起杨岙，南及小坑、东济，近二十里肥沃的山谷平原。勤劳的祖先，开荒垦种，筑堰修渠，基本上得到自流灌溉，是西乡山区主要的丰收大坂。乌岩街就在这山谷平原的中心，她不但是四乡溪流的出水口，也是通向县城及沿海平原的大门。世代多少莘莘学子，先贤精英，从这里渡林湖

而负笈东行。

乌岩区地势险要。西出宁溪、大寺基通永嘉、温州。西北经屿头、布袋坑通仙居，再越苍岭可达金华。北越泥城岭入临海。南经小坑越车岭入乐清沿海平原。在海禁未开的年代，是沿海平原通向山区内地的孔道和古大道。

南宋末年，卢申之“登进士第，惩上世宣和间陆寇烧劫，谱谍悉为灰烬，重作家谱”（卢氏宗谱）。可见宋徽宗时，淳安（属睦州）方腊起义军，越苍岭略温黄平原时，大军曾从乌岩经过。

南宋德佑二年，元兵南侵也曾路过乌岩。朱务、吴洋一带烧尽杀绝（吴氏宗谱）。清康熙“三藩之乱”，耿精忠部将曾养性率主力经乌岩翻泥城岭攻台州、清都统伯穆率重兵从“仙居茅坪伐木凿石开道，经宁溪、乌岩”击曾养性。一个率主力，一个率重兵，且都是“一路上杀人放火、强抢妇女，用百姓首级报功”。清咸丰十一年十一月，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，率十万大军自金华攻入台州后，“十六日兵临泥城岭，举人卢锡畴（乌岩三透里人），聚民团乡兵三千扼守，李世贤亲自上阵，乡兵溃不成军”（黄岩县清史记事）。

以上是兵争必经要道，也是仙居人挑贩私盐必经之地。自食盐重税官卖以后，一担私盐挑到金华、丽水乃至江西，虽长途跋涉、苦不可言，但对劳动力无出路的贫苦山民来说，也可借以养家活口。他们成群结队，多者近百，少亦二、三十人。沉重的盐担，崎岖的小道，忧郁而惶恐的目光，默默地沿长街而过。他们不但要和深山冷岙中断路的惯匪恶斗，还要和装备精良的盐兵周旋。盐兵，即国民党的“两浙盐务缉私税警”部队，一般二、三十人，有时配备自行车机动巡逻。抗战初，曾有一个配备八二迫击炮的加强连，长驻东岳庙不走，可能是

“避难”而来，也可能是为了对付在括苍山上活动的共产党。

虽说是交通孔道，但山路崎岖，甚为闭塞。代步有二人抬的轿子，货运则全靠竹排（筏）。轿子用竹编扎如躺椅，外蒙蓝土布帐幔，称“毛蓝轿”。竹排用十余根粗壮毛竹削皮串扎而成，阔约一公尺余，每排一节半、长十公尺许，载重约一吨左右。山区的柴板炭土纸干张、顺溪流撑排到潮济，装上大木船可直运出海。也有撑排直去海门的。沿海平原及出海渔船靠以烧饭取暖的白炭、柴爿，主要从这里输出。白炭以硬杂木烧窑闷火而成，火力持久。柴爿以小松树锯段不满尺，剖劈晒干，匝以竹丝，每匝径半尺许，轻便以利搬运。竹排到潮济卸货后，装回日用品和蛎灰。排工涉水以肩抵横木于竹排之首，逆水拨排而上，声嘶力竭。深夜呼号，空谷山鸣。上游排工有坦头人、乌岩排工多为麻车人。

潮济有“黄济”小火轮，随潮水涨落通县城，每日一班。沿途停靠头陀桥、山头舟，也可在航行中由小木船靠驳另星乘客。

1929年，闽西公益会出资修筑县城至乌岩的县道，通行日本进口的人力黄包车。县道阔二公尺许，在林湖有专用渡船，每渡可放车三辆。抗战初又修筑西至宁溪，南至小坑的行车大道，极盛时有车三十余辆。上海沦陷后，轮胎和另件难以买到，车辆破损无法修理补充，行车日渐减少。到1942年，全县只剩路桥方向还有几辆破车在走动了。

1958年始筑公路，通汽车到长潭。1988年打通胡村岭和柔极岭两个山洞，公路环水库北岸经屿头通达宁溪。

1912年始设邮政代办所、托店家代管、雇专人递送到户。邮件由县城肩挑而来，每日一班。

1935年设电话所于原牟正昌绸布店，有专人接线传呼。由

县城经头陀桥电话所接通乌岩，后又以乌岩为中心，延长线路，接通宁溪、小坑和屿头等乡。抗战胜利后，又开设以电话传告的“电报”。

（三）“八兽山”“八景”及其传说

乌岩街群山环抱，峰峦起伏，既有山乡的清幽，又有平原的舒展。乡先贤集“八”为吉利，称四周群山为“八兽山”，四时景色为“八景”。

八兽山：

西有：蜈蚣山（西山）、麻狸岗（红砂岭）。北有：虎头山、鸡头山、狮子山。东有：牛头山、伏虎山。南有：黄猫山（又称黄茅山）。

又有民谣：麻狸拖（读他音）鸡跳过滩，鸡啄蜈蚣两头“弹”（读如“旦”，头尾扭动），全靠虎头山。若还没有虎头山，乌岩全街烧光剩个炭！

近代大火烧街二次：1933年冬和1939年秋。第一次大火是从十字街口萃华南货店夜半火起，向四周蔓延，烧光了上街头全部及横街和中街一部，是全街最繁华的一段，不少商家自此破产。第二次在抗战初的1939年秋，大火烧毁中街一段店屋十余间。这两次大火，都因水源远隔、器械陈旧（仅有几支铜水枪），仅靠勇士志士、登屋扒瓦、舍命扑救而灭。无力登屋和不舍舍命者、则急忙扛出下宅殿侧的赵玄坛元帅神像，坐镇当街，锣鼓喧天、齐声呐喊以呼救。灾后则凑钱派款延僧念佛，搭台做戏以谢火神菩萨，却不曾想到要挖井引渠和置办先进消防用具。

另有一说是：鸡啄蜈蚣两头“弹”，全靠虎头山，虎头山

老虎逃出去，上街头着火、下街头出人命案。

那是1933年间乌岩的两大天灾人祸。除上述大火外，是年夏季大旱，泥城人（称临海犹溪一带越泥城岭而来者），经乌岩街去迎接“寒坑龙”求雨，俗称“取水”。在萧五爷小酒店酗酒滋事，发生争吵、取水者自持人众，蛮横行凶，殴五爷婆致死。闹案至县法院，数次冒酷暑下乡验尸，尸以糖渍不腐。

八景：

黄猫积雪：黄猫山高819米，是座林木稀少的荒山，雪后满山银光闪闪，一露无遗。秋冬茅草枯黄，烧荒垦种时，夜火闪烁，夹有磷光鬼火，应是一景。称黄猫不象，称黄茅更确切。

银河夕照：银河岭靠林湖之侧、越岭即茅坦，为北岸杨蚕通潮济便道。岭巅石崖成片，返照落日余辉，光彩斑斓。

筠溪方竹：乌岩小学内有方竹一丛，竹细如手指，高可二公尺许，柔软脆弱不成材，仅供观赏。永宁溪北绕乌岩街而东流，此段称“后溪”，昔日两岸多竹林。筠，竹也。故称后溪为筠溪。

象鼻回澜：溪流至银河岭下，遇一排状如象鼻横卧的山岩，曲折南行。筑石笼坝于其下，蓄水成深潭以引渠灌溉，即林湖。

般若晨钟：般若寺于西北五里之殿前下村，为我县名刹之一，有高尼主持香火。

小沸归樵：蜈蚣山断于此，壁立百余公尺，凭山依水，有大木桥，为宁溪、柔极诸乡乃至仙居通县城之要道。

梅园吊古：旧址在保场头西山脚一带，后已无梅树、辟为菜畦，此处地势较高，洪水不淹，可能是始迁祖故居，乃称“吊古”。

袜桥小影：在保场头钱家屋后水圳上，系整块天然石板，厚约一尺五寸，长可七尺许，袜形。相传山头舟“石大人”梦游时失落于此，水圳在此东折入街，虽较他处稍阔，然亦不出五尺，人立桥上，甚难出现倒影。

又有“老牛饮水”（李进士桥畔的牛头山），“五尖望船”（五尖山顶的望船崖），则又成“十景”了。

我省各地，凡历史久远，人文荟萃之城镇，大都有美称其乡里之“八景”“十景”，亦非我乡之独有。考其源，可能出自省城“西湖八景”之影响，皆附雅风流，勉强拼凑而成。如“夕照”“残雪”“晚钟”等等。有些本无其景，更不象景者。

（参照钱元街提供的资料编写）

（四）开发乌岩的始祖——卢肆

乌岩街的居民，卢姓占百分之七八十。次为萧姓，再次为魏、林、钱、俞，皆有族群。

卢氏始迁于五代十国吴越王钱镠时期（893—931），距今已一千余年。明代以后，“食指渐繁”，分居城内、下章卢、岙坑，温岭岩前和临海黄沙等地，至今仍聚族而居，成为当地主要居民。

始迁祖卢肆，唐宪宗时中书舍人卢景亮之孙。卢景亮，河北范阳人，“以忠鲠称于朝”。唐末群雄割据，分裂为五代十国。卢肆离乡流亡南国，在闽王王审知部下当府尹，是“摧运盐铁”的官员。王审知的酷政闻名于世，战乱频繁，民不聊生，相比之下，钱镠统治下的浙江比较安定，“无征战苦”，乃“避审而来台”。当时是成群结队地大逃亡，或翻山越岭，

或乘槎泛海。《县志》称：“邑之氏族，率多外来，以闽为最。五代僭乱，王审知王于闽，钱镠保有吴越，视为乐土故耳”。可见不只卢肆一人来台定居。当时的台州，环高山而东濒大海，是个与世隔绝的荒凉海隅，人口稀少，“水耕火耨，渔猎自给”，还过着原始生活。“唐初为迁谪之所”，当然也是个避战乱，隐居田耕的好地方。民虽“无千金之家”，但“信鬼神，好淫祠”。释道之盛，早已名扬于世：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遇仙，早见于唐宋传奇。道家十大洞天，三洞在台州，我县委羽山名列第二，称“大有空明之天”。“天台”“仙居”，观其名即是佛祖仙家之胜地，“黄岩”也是因王方平在黄岩山修炼成仙而得名。东汉恒帝时，中散大夫王方平，名远，东海人，“明天文图忤，逆知盛衰吉凶如指掌”，三国战祸中，“忽自言当死，既死，殓三日失其所在”，那里去了？“至括苍山与蔡经会焉。王方平找到宁溪西十里的黄岩山“着棋岩”石驿，在此修炼升天（以上见《县志》民国稿）。

卢肆到黄岩后，“游委羽山，西访王方平石室”，途经乌岩，“乐其溪山秀丽”，遂结庐而居。游山玩水是次要的事，主要是想找个理想的居留地；“溪山秀丽”大概只是个借口，真正为其所动的当是这一大片肥沃的冲积平原。正是可以加以开发，安身立命，繁衍子孙的好地方。当时大批外迁户蜂涌而来，抢占居留地的竞争十分激烈，为了制造一种“天命所至”的迷人舆论，于是“过乌山折桂一枝插其麓。祝曰：此枝若活，我当居焉”。遍插桂枝，必有成活者，当可依“天命”而居之，不许他人插足了。因此，乌岩在古粮册图籍上又名“折桂里”。“遂为乌岩人，娶段氏，葬本里虞岙唐岭，墓前立玄石如圭形，长四尺宽五尺，上刻：“乌山始祖卢氏之墓”（以上均见《卢氏宗谱》）。乌岩始名乌山，可见是以西山半腰那

块黑白悬崖而得名，并不是“十字街口地下水圳中有黑色大石块”的另一传说。

萧氏亦从福建晋江下码村迁入，族谱记载来乌岩已三百余年，其分支有迁居临海和仙居等地，在乌岩六十余户（萧贤访提供）。

钱氏迁自临海犹溪哈龙岙，聚居于保场头树场一带，十余户（钱元街提供）。

俞氏聚族居于西三里的簪埕村，迁居乌岩街只五六家。

（五）杨“继”卢和“杨卢一祖”

上街头卢氏大宗祠里悬有“杨卢一祖”的匾额，冬至祭祖，卢家子孙可以到杨岙“杨氏宗祠”拜太公分胙肉，这是由于卢氏族群中有称为“杨卢”的一个人数众多的分支，包括迁居外地的几个族群。此外还有为数甚少的“蔡卢”“苏卢”等等。这是为了区别纯种的“真卢”而称之的。

据《县志》载：“十世祖璟，娶杨溪杨氏女，无子，抚杨氏之兄樗隐之子宪甫为子，遂复卢氏，是为卢氏之又一祖”。璟的父亲汝谭，南宋末年时“仕教谕，恩授湖州教授，终宣议郎”，是位有声望的学官。生二子：璟和玘都不甚争气，次子玘“自幼好游，厌诗书”，跟着在永嘉当教谕的堂兄，去温州游山玩水浪荡去了。而且“过李溪，爱山水之秀气，乃迁于彼”，一去不复返了。长子璟却又无子，这些当然都是令人脑火而又焦虑的事。使儿媳从娘家抱回个继子，冒充亲生，也是出于无奈，情有可原（一说是携幼子回娘家不幸病死，偷抱舅兄之子以顶替）。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，是件天大的秘密。宪甫在良好的教育下，于南宋景定三年（1262）以优等成

绩征入太学，“七年晋升为观化长”，度宗咸淳六年(1270)，台州洪水成灾，率诸生上书，得旨拨米五万三千，济巢本州，帮人诵之”（县志），为家乡办了件好事。时值元兵南侵，国祚飘摇。1276年元将伯颜攻入临安，掳恭帝北去，文天祥等拥立端宗于福州，改元景炎。宪甫也参加勤皇行列，被“释褐授迪功郎”（县志）。但南宗气数已败，次年，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，执文天祥，张世杰奉帝去秀山，宪甫回乌岩家居当老百姓。两年后的至元十五年，大概由于济巢乡灾，帮人诵之，名声较好的缘故，被推举以“荐辟授黄岩教谕”。

当卢宪甫从太学生晋升为观化长，即使后来荣授“迪功郎”，也不过只是八九品最起码的虚衔文官，并没有什么可称道之处。但当他“率诸生”上书，请旨拨米，赈济台州灾民之时，上闻达于朝廷，下称颂于州县，这在乡里人的心目中，似乎不久即将飞黄腾达了。因而就引起了杨氏族众的愤慨、揭开老底，向府县告状以争宗正。这在当年宗法如天，血统至尊的状况下，确是件天大的讼事。双方坚持争夺，决不退让。最后，不知是那一位青天大老爷动了脑筋，以官赐“杨卢一祖”的匾额以和解，从此握手言欢，重归于好。不然的话，素称“好剑而轻死”的乡先祖们，或许早已聚众械斗，打得头破血流了。

（六）正月半——元宵灯节

卢笑鸿 卢良春

元宵灯节，乌岩人称“正月半”。

正月半从初八开始，称“尚八上灯”，家家户户开始挂灯点烛。灯有二种，一是店里出售的圆柱形灯笼，虽粗劣，但可以成排成片张挂，远望街巷路口，一片灯海，甚有气势。由公

众集资。另一种是各色花灯，挂在人家的厅堂和店家门口，争奇斗巧，五花八门。每当晚饭以后，街上响起了各个“锣鼓班”练习乐曲的喧闹声。一片节日的欢乐气氛，夹和着晚炊的轻烟，在西山脚下，到处飘荡，激奋着每个人的心田。

这时，总要循例邀请边远山区的老亲故友，来家作客，少则一、二人，多则十数人。所谓老亲故友，大半是老辈传下来的姻亲。

接客·挂灯·筹备

乌岩街居民按传统习惯划分为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个“保”（不是民国保甲制之保）。每年由各保轮流主办元宵灯节的各项活动。仁、义、智三保以上街头卢氏大宗祠为中心，礼、信两保则以下宅殿为主会场。轮值之保，先推选出“执事”班子，筹集资金，开始紧张的准备工作。

从“尚八开始，家家户户忙于清扫、挂灯、接客，张罗食宿；能工巧匠则日夜埋头赶制花灯和供奉佛爷的“暖碗”“鳌山”；粗工们在搭扎戏台和临时神座。到处是忙碌的人们。一天辛劳之后，吃罢丰盛的晚餐，家人团聚，软语灯边，笑涡红透。有的顺手倒出麻将牌，打开了“一元倒”“两元倒”。职业赌徒则抓紧擦洗“六陈板”和“牌九”，兴致勃勃地，谋划在四乡看灯客中捞他一把。

迎神·暖碗·花灯

正月十三日“开市”，街上特别拥挤热闹。上午开始集队迎接四位主要佛爷出殿，上座观灯看戏，称“迎老爷”。其顺序是：本保爷、财神爷、赵玄坛、关云长，穿上崭新的红袍、白袍、黑袍、绿袍，在第一个市日拥挤不堪的狭窄大街上，大